

對於飛錫潮音跋的意見

柳亞子

蘇曼殊是不是完全的日本血統？

潮音跋原稿是舊藏在我處的。記得一九一二年春天，葉楚傖在上海辦太平洋報，出一種附刊，叫做太平洋文藝集，我當時擔任附刊的編輯，住在報館裏。曼殊從爪哇還上海，也就住在那裏，我們幾個人總是天天混在一起。陽曆四月底，曼殊還去日本一次，五月下旬復來。這一篇『日本僧飛錫潮音跋』的原稿，是六月初旬曼殊親手交給我的。我正在需要文藝集的稿子，所以六月九號的報上，就把牠來發表，到六月十三號發完，共登了五天。發表了以後，就有劉三來質問曼殊，大概的意思，是說：『我們向來知道你是半個中國人，半個日本人；但照飛錫的文章講起來，你變了一個完全的日本人了，究竟是怎麼樣一回事呢？你須宣布真相才好。』曼殊回答他：『這不成什麼問題，馬馬虎虎就算了。』劉三又說：『這是你的終身大事，如何可以馬馬虎虎？』曼殊不則聲，自吸着他的雪茄烟。當他們倆講話時，我和

陳去病都在場。後來曼殊和劉三走了，去病對我說：『照我看起來，大概曼殊是一個油瓶兒子，難怪他不肯宣布真相。』（油瓶兒子是南方的土語，指隨母改嫁者而言。）我當時對於他的辨論，和去病的揣測，都沒有十分注意。還有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也在太平洋報發表過，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三號登起，在潮音跋發表以前。但當時大家以為牠是部小說，更沒有人注意了。所以曼殊去世以後，我替他做傳，還是根據我們從前所知道的傳說；而所謂飛錫的文章，丟在我箱子角落裏面，簡直一點都沒有理會到牠。直到一九二三年，楊鴻烈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他的蘇曼殊傳，說斷鴻零雁記是曼殊的自傳。我因而聯想到這篇潮音跋，似乎是和斷鴻零雁記有關係的，便去找出來匆匆看了一遍。後來忙着別種事情，便又擱起不提。今年夏天，無忌要做蘇曼殊年譜，問我找材料，又把潮音跋尋了出來，和斷鴻零雁記一對照，差不多大同小異；而和我們向來所知道的傳說，却截然不同。於是這一件丟在我箱子角落裏面，過

了十五年時光的老古董，便成爲研究曼殊身世問題者的中心之核了。

曼殊身世問題，關於我們向來所傳說的，可以燕子龕殘稿上面所轉載的章太炎曼殊遺書弁言爲代表作品。我的蘇玄瑛傳，也可以歸入這一類，雖然我當時並沒有看見過太炎的文章。我當時所根據的，是馬小進的一封信，可惜此信現在已找不到了。太炎的遺書弁言，是和潮音跋立於反對地位的。但把牠細細看來，却很有可以溝通的痕跡。牠說：『父廣州產，商於日本，娶日本女而得子穀。』得字當然可以作生字解，但也可以影射作取得解。倘然作取得解，那就和陳去病的油瓶說吻合了。牠又說：『廣中重宗法，族人以子穀異類，羣擯斥之。』我們曉得宗法是關於男系的，最嚴重的意義是在防止『異姓亂宗』，而對於母性的方面，却並沒有限制。倘然曼殊實任是蘇某親生的兒子，縱然他是外婦所出，照宗法上講起來，又有甚麼可以擯斥的理由呢？所謂

『異類』，明明說他不是蘇氏的血統。非油瓶而何？倘然說，因爲他是半個日本人，所以要擯斥他，那末上面應該說廣中重國籍，不應該說重宗法了。太炎和曼殊來往很久，或者知道曼殊身世的真相，而又不欲明言，故託於古訓，以見微詞，也許不是我的異想天開吧。所以照我的理想講起來，曼殊的生父，確是一個日本人。潮音跋所謂『自幼失怙』，斷鴻零雁記所謂『爾呱呱墜地無幾月，卽生父見背。爾生父宗郎，舊爲江戶名族，生平肝膽照人，爲里黨所推。』都是真話。至於說曼殊到廣東的原因：潮音跋所謂『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經商南海，易名蘇三郎。』斷鴻零雁記所謂『後此夫人綜覽季世，漸入澆漓，思携爾託身上國；故掣爾身於父執爲義子，使爾離絕島氏根性，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却都是遁詞。因爲都是遁詞，所以斷鴻的『明知茲事有干國律，然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僑居三年，』又與潮音跋的『五歲別太夫人』完全矛盾了。實際的事情，應該是『生父見背』

以後，其母重興『廣州產，商於日本』的蘇某結婚，於是曼殊當然做蘇某的義子，當然同着他母親都跟蘇某到廣東來；而所謂『娶日本女而得子穀』的一重公案，也完全可以解決了。

潮音跋爲什麼沒有印到潮音上去？我以爲此是曼殊心理上的矛盾作用。照我的理想講起來，曼殊少年時代，是不曉得油瓶的一段歷史的。（在斷鴻零雁記上，雖有乳媼述身世一段，我以爲並不是當時的事實，是曼殊後來做小說時添進去的。）他自己也以爲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廣東人，他自己眞真是蘇某的兒子。照男系的法律和習慣講起來，他應該是算中國人的。他并且有偏愛中國的習性，隨處在文字間流露，雖然他老早知道母親是日本人。你看他在國民日日報上做的嗚呼廣東人一文，對於中國人入日本籍的，攻擊得何等利害？我想倘然他自己知道身世時，也許筆鋒要婉曲一點吧，——雖然是晚歲還在罵『於髮中壓出一蟲』的『侏儒』。他知道他

自己的身世，大概在二十歲以後，二十八歲以前，此時他的精神上最感受痛苦。他是偏愛中國的。他的學問，思想，完完全全是中國化，一點沒有島民遺傳的根性，所以 he 最愛中國。但偏偏發現了中國並不是他眞真的祖國，這是何等的傷心？他又是最愛他母親的。再嫁的事情，在現在講當然不成問題；但他對於男女間的觀念，却很是頑固，是主張婦人從一而終的。那無怪他常常要嚷着『身世有難言之恫』了。他對於此事的心理，一方面實在是諱莫如深。但從另一方面講，他對於生身的父親，也許不願意一筆抹殺。所以在未做潮音跋以前，先做了一部斷鴻零雁記，抬了一個『生父宗郎』出來，并自稱河合三郎，以表明其爲日本人。不過對於母親再嫁一節，却是諱言的，於是便把假父改成了義父。（潮音跋述曼殊雜著，已有斷鴻零雁記名目，可見成書在先。）後來化了飛錫的名去做潮音跋，也是這種心理。但他覺得使母親到一個異國男子的家庭中去『僑居三年』，雖然藉口於『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但在事

實上終覺不自然。於是索性把此節奮筆刪去，變成『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經商南海』；而此實際上是假父的蘇某，又由『父執』『義父』而變成『遠親』了。這是曼殊在潮音將要付印時的心理。可是到潮音將要出板時，他的心理忽然起了變化。他情願埋沒着一生的隱恨，而不願意使人家曉得可愛的漢土不是他真真的祖國，所以毅然決然把這篇跋刪去了。但他住在太平洋報館時，他的心理却是變而又變，所以既把斷鴻零雁記在報上發表，又把此文交給我手中。雖然我已經記不清楚他交給我時是不是要我發表？但我想在發表時，總是得着他同意的；至少他交給我時並沒有叮囑我不許發表。不然，我又如何能違悖他本人的意思而擅自付印呢？由此觀之，他對於潮音跋，第一個時期是要發表的，（初屬稿時）第二個時期是不要發表，（潮音出板時）但第三個時期終於親手交給人家，任人家去發表了。說一句滑稽話，也許曼殊預料身後有人要替他作傳，而特地留此一文，作為研究他身世的資料吧！

附潮音跋紀年表

四歲伏地續師子頻伸，狀相相欲活。（一八八七年）
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經商南海。（一八八八年）

年十二，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髮於廣州長壽寺。（一八九五年）

乘歐船渡日本，奉太夫人居神奈川。太夫人令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一八九六年——一八九七年）
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一八九八年——一九〇〇年）

學陸軍八閱月。（一九〇〇年）
之扶南，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

歸入靈隱山，著梵文典八卷。駐錫滬上，為國民日報繙譯，赴蘇州，任吳中公學義務教授。渡湘水，登衡岳，以弔三閭大夫。應聘長沙實業學堂，

掌正學堂，明德學堂，經正學堂。（一九〇三年）
應聘盤谷青年學會，錫蘭菩提寺。（一九〇四年）
池州楊仁山居士，……創辦祇垣精舍於建業城中，
……函招闍黎，……。闍黎盡瘁三月，竟犯唾血東
歸，隨太夫人居逗子櫻山。（一九〇五年）
應聘蕪湖皖江中學，金陵陸軍小學。爲梵學會譯
師，交遊婆羅門憂國之士。……議建梵文書藏。
（一九〇六年）

振錫南巡。將燕子箋譯爲英吉利文。甫脫稿，雪鴻
大家携之瑪德利，謀刊行於歐土。應聘噫班中華會
館。（一九〇九年）

自梵土歸來，詣其王父墓所。（一九一二年）

西班牙民歌九首

劉復

—依 Achille Fouquier 的法文譯本譯—

有的是來，有的是去，

有的是住着；
有的是不去也不來，
不離也不合。

要是上帝

造出一個酒海來，

我就變成了鴨子

到裡面去游泳。

人家說睡着了就是死了，

我可要否認這句話。

實際是我睡着了可是活着，

醒來了可是死了。

不要嘆氣罷，我的心；

悄悄兒的無知無覺罷，我的魂；

忘去了你所憶想的

人兒罷，我的記憶。